

2009 社工日(香港)徵文比賽

亞軍得獎者 - 周玉珊女士

給她改變的機會、轉變的人生

據估計，本港大約有兩萬名女性從事性工作。這群性工作者，有些來自本港的中年或年輕女性，有些來自內地，甚至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女性。他們大多數在馬攬，一樓一鳳，酒吧，及舞廳工作。她們的顧客會以金錢來換取她們的身體及服務。而當中，有非常年輕的一群，在油尖旺那霓虹燈招牌背後，帶著沒有靈魂的軀殼，過著晚九朝五的工作，臉上掛著的笑容卻看不出一點歡樂。她們在燈紅酒綠中，迷糊地渡過一個又一個看不見晨曦的黑夜...

第一次見面

小千今年二十歲。她打從十五歲便在網吧工作，十七歲便轉職在夜總會當 PR(公關小姐)。還記得那一天我們第一次見面，就在她工作的夜總會內。熱情的媽媽生主動介紹她旗下的「囡囡」給我們這些外展社工認識。人群中她站得較後，神情有點尷尬，反應稍微緩慢；「大概她當時受著毒品的影響吧！」我心想。對於這些公關小姐來說，毒品就是她們打發時間的最好良伴。匆忙交換電話後，有好一段日子和她失去了聯絡。印象中小千是一個很保護自己的女孩。她對我們的提問總是沒有太多回應，弄不清是不想說還是不懂說。認識以來，她很少提及自己的事。由於自我防衛太強，加上生活日夜顛倒，行蹤飄忽，令我更難於接觸及為她提供服務。

第一次看醫生

有一天收到她的來電，表示想我帶她去看醫生；「機會來了！」我當時想。當天約在旺角新之城門外。當日她還帶同一位朋友到來。但當我第一眼看見她們，便是從遠處以 S 字形搖搖晃晃地橫過三條馬路(兩條雙線行車以及一條是三線行車的!)。當時場面的觸目和震撼，至今仍令我膽寒。直至走到根前，赫然發現她們兩個鼻孔均塞滿白色的粉末。我慌忙遞上紙巾，蹣跚地扶著她們往車站去。

檢查完畢，她們終於清醒了一點。但因著她們匆忙離去，只能提醒她們回來看報告，最後，她們當然沒有回來看報告，並再有一段日子和她們失去聯絡。

對我而言，當天那一幕真的很震撼我。縱使從事外展工作已是第十二個年頭，從未試過光天化日下，在人潮湧湧的旺角區，攙扶著那麼「大」(意即因吸食毒品而神志迷糊)的女孩子看醫生。過往的經驗都只有夜半時份在的士高內，或在緊急的情況下送他們往急症室。但這一此心裡卻很擔心，她們會否突然不支昏倒、或能否完成整個檢查等等。當我了解她們多一點後，發現從事這個工作的女孩子，大多有較深的毒癮，而她們在大部份時間都要保持在不太清醒的狀態。後來我明白到她們為什麼要這樣做。她們要藉著毒品來暫時忘卻生活中那份無奈和痛苦。每次和客人出街，小千心裡很難受。她覺得自己很骯髒無比，身體被無數男人摟過、摸過。她很不想記起，但一幕一幕接客的片段，總是歷歷在目。唯有靠毒品麻醉自己，模糊那些痛苦的回憶，為自己換來片刻空白，剎那的抽離。賺回來的錢亦很快便花光在毒品身

上，最後豪無選擇地又再一次接客賺錢、買毒品、再接客、再買毒品...

在醫院探望

有一天，收到她入院電話，希望我去探望她。到達醫院的時候，第一次看見她那沒有塗脂抹粉的素顏，蒼白的面孔、瘦削的身軀，因長期胃痛而扭著的身子，臉上依舊沒有表情，蹣跚而行。後來看見她母親來探望她。母親雖不多言，但我看得出她很關心小千，但小千卻對她表現十分冷淡。母親知道我這個陌生人是社工後，希望從我身上知道女兒多一點事情，可惜身份尷尬，只好淺談數句。臨離開前，母親多次託我幫助她女兒，那刻我感受到母親對女兒那份不離不棄的愛。

小千知道母親很疼愛她，事實上她亦很疼愛母親。她不希望母親為了自己的工作而傷心，所以隱瞞，不想令母親失望；母親同樣愛自己的女兒，渴望能多了解她，接近她多一點。但因著這份工作，令她們中間築起了道牆。縱然彼此是很愛惜對方、為對方著想，但那道厚厚的牆卻把她們隔開了。我心想，那道牆其實會否是小千對母親那份內心的愧疚？面對羞愧，歉疚，小千自己也無能力解決。她把自己和家人隔離，也只會令問題愈來愈大。我覺得，她們跟我們一樣，會有快樂有悲傷；不同的是，面對危難，我們總找到朋友傾訴，有家人支持。而她們身邊，卻只有毒品。

慶幸小千還有母親...

帶她看專科

有一次小千不經意地說：「我可以將紙巾由左邊鼻孔穿過右邊鼻孔哩！」這句說話令

我開始留意她鼻骨受損的情況。了解過後，知道她因長期吸食毒品而長期鼻痛及流鼻血。最後我帶她去看耳鼻喉專科。經醫生用內窺鏡一照才知情況嚴重；中間鼻骨而因長期受毒品刺激而磨穿了一個大孔，大得連醫生也說是診症已來最大的。但醫生很有愛心，用了很長時間去關心、鼓勵、督責她，突然的一句：「妳太幸福了！」令小千凝神靜聽...

小千癱瘓的心，再次被震盪起來。這次頓悟，給她帶來力量和決心。在我眼中，她們不是想像中不能被指責、被提醒的。她們其實也可以承受別人的管教。可能從來沒有人告訴過她，但她亦很渴望有人給她教導，教導她如何分辨好與壞，教導她正確的價值觀。她們入了這一行，就只有這個圈子的朋友。因著生活時間癱倒、因著害怕別人知道自己的工作及身份，以往的好友，甚至家人，漸漸都會失去聯絡。在她身邊只有公司的大班、媽媽生、同事、或同行的朋友。小千憶述，當你年紀還小，公司上上下下也會當你公主般看待，萬千寵愛在一身。大班寵愛你，客人稱讚妳，欣賞你，還指定要妳來陪坐。那種工作上的滿足感和自尊感，非金錢能輕易代替的。那晚年三十，原本不想上工的小千被大班的一句「我無左你唔得呀女！你幫幫我啦！」而深感被重視，最終也返回公司幫忙。那一刻，她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價值。但其實這些謊言很快便因著她的年齡和身體狀況轉差而消失。她們身邊其實很缺乏任何支援系統，有時我反問自己，她們是需要別人的提醒，但為何無人去回應她們，支援她們？

同工感想

最初調職往披星計劃，從未想過要服務這群年輕女性工作者。過去，在地區外展隊工作，若發現服務對象去了當 PR，也深怕她對組群其他女孩子有負面的影響而不太想去接近她們。印象中，她們是為了金錢，不愛惜自己、不愛惜身體、愛走捷徑、不踏實的人。坦白說，以前的我並不同情她們的。直至現在因工作關係與她們接觸多了，了解深了，才令我有新的體會。現在我反而覺得，她們原來也是一群被遺忘被忽略的人。她們其實也是受害者。做 PR 的女孩大多生長於問題、破碎家庭，自小缺乏父母管教。她們並非自甘墮落，只是在成長路上缺乏人關懷照顧，缺乏自尊。但其實她們的內心十分寂寞、痛苦、空虛。為了減輕生活中痛苦，為了剎那間的抽離，更不惜借著毒品去麻醉自己、去逃避，以致愈陷愈深。正因為這個死結她們解決不了，唯有重重複複走向昨天的路。內心那種迷惘、矛盾揮之不去，眼前卻苦無出路...

要服務這群年輕 PR，我認為唯有接觸、關心她們，希望讓她們仍然感受到被愛、被重視；不斷相信她們，即使她們犯錯、失敗，仍然再給予機會、給予鼓勵，希望讓她們在挫敗中仍能再次站立起來。若然有機會，協助她們走進自己的內心世界，探索內裡真正的需要。很多時，她們認為自己想要得到的，不一定是她們內在真正的需要。這樣，她們便不用再往外撲、向外亂竄亂抓。給予她們一個改變的機會，一個能轉變的人生。

耶穌向她說：「我也不定你的罪；去罷！從今以後，不要再犯罪了！」

若望福音 8:11